

Joan W. Scott and Debra Keates, eds., *Schools of Thought:
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vii + 401 pp.

沙培德*

此書囊括了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哲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內二十位從事類似所謂「解讀式的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之學者的作品。1997 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社會科學所」(School of Social Science)為慶祝成立二十五週年舉辦了一次會議。在該次會議中，與會學者將各自所屬之學術領域，放在近年來社會政治變遷的背景下進行反思。其中部分作者精確地做到了這項要求，不過有一些作者則專注於其學術專業領域內的變化，或在舊問題中提供新的探索方向。

總的來說，此書提供了一個有助於提升社會科學行內著稱的跨學門研究，無異是一部引人入勝的論文集。我這篇短評無法詳細評論每一篇文章，只能從歷史學者的觀點來提供一些意見。文集之中，我特別欣賞的論文是 Judith Butler、Jane Mansbridge、Wolf Lepenies、Charles Taylor 和 Istvan Rev 的作品，但是或許有些讀者會覺得與經濟學或科學研究有關的文章比較迎合他們的興趣。

Joan Scott 的論文討論如何對付歷史學所面臨的一些矛盾與衝突。根據她的理論，歷史學宣稱已經發掘到研究的對象，但其實不過是「創造」了對象，或者將對象建構為「合理化而有系統的知識」(legitimate and coherent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objects of knowledge)(頁 86)。同樣的，「歷史解讀」(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程度的好壞似乎端視其與外在事實的符合度而定，但實際上是「歷史解讀」建構了外在事實。Scott 教授的此一觀點並不是要拆穿歷史學追求外在真相的假面具，而是要去檢視該「歷史解讀」如何運作。她檢視了幾個「翻案」(revisionism)的個例，諸如否定猶太人大屠殺，以及「究竟歷史是誰的歷史？」等問題。她總結說：雖然沒有絕對的真相存在，但是歷史學仍可經由值得信賴的推斷和專業準則以及綿密的認知而成立。此外，她主張歷史學應該重新概念化：以「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異化的過程」(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而非變異本身)，以及「解讀的歷史化」(historicization of interpretation)等概念為中心的歷史學。她所謂解讀的本身指的就是歷史事實，而非施加在歷史事實上的操作與應用。

Quentin Skinner 的論文研究女性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在過去的一個世代中，如何改變了歷史的撰述。女性主義並非僅僅將女性放進歷史，而是對性別的瞭解，以闡發歷史的多種面向。文藝復興時期的「*virtù*」(道德)價值觀和雄性象徵與權力觀念是有關聯的。同樣地，多元文化主義也揭露了早期歷史學家所謂某些人是「迷信」的，或意識錯誤(false consciousness)這種看法並不足以採信。歷史學家現在大都認為：「要合理的相信一件事情，先看看所相信的其他事情是什麼。」(頁 22)例如相信女巫的西方農夫很可能篤信一些在現在看來很不正確的東西，但那信念卻仍然可能是合理的。

William Sewell, Jr. 所關懷的是「社會史」所面臨的危機。他將「新社會史」的興起以一般平民為研究對象追溯到 1960 年代，那個時代還流行實證社會科學與馬克斯主義等史學。1970 年代末期發展起來的文化史先後受到「人類學」與「後結構主義」的影響，為瞭解社會的實際運作提供了一種透視法。Sewell 總結說：文化史的興起有其正面意義，然亦不免因為逐漸看重上流文化而忽略了平民文化。更有進者，並非所有社會現象都可經由論述或紀錄的方式得到有效的分析。Sewell 並非要恢復社會史那種不切實際的實證主義，而是為了瞭解社會生活在分析論述之外，須進而分析「論述以外的邏輯」，諸如死亡等自然事實。

此外，這本書還涵蓋了不少與歷史學相關的其他議題：如 Taylor 所寫的認同問題提供了現代性和民族主義等基本歷史概念及其哲學基礎；又如 Dirks 為「後殖民主義」所做的辯護，應可用以提醒歷史學家深切考量如何營造權力、主觀立場以及認同等議題。此書各文雖缺乏一個共同軸線作為穿引，但並無損其可讀性，甚至更有所增益，因每篇文章各能自由探討其所關切的特定重要議題。有些議題，諸如多元文化、全球化、民主等今日學界和政界所重視的課題，一再以各種不同的面貌，不厭其詳地出現在這本文集之中。

但此書也有些值得進一步斟酌之處，例如，忽略了有關貧窮、經濟發展、帝國主義、甚至宗教等議題。另可議者，此書雖展示了各家博學卓見，但也不免有一些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內的狹隘管見。所有論文的作者都服務於北美或歐洲的名牌學術機構，且大多以研究西方為主。來自布達佩斯的 Istvan Rev 所寫既有原創力又令人振奮的文章，不禁讓人聯想到：如果有更多「圈外人」加入這些議題的研究，或將更能有所助益。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在這些文章中，社會科學那種以「普遍性」自居，而又欠缺反省能力的情況，似乎又一呈現在我們眼前。不過，我仍願推薦此書，因為該書對社會科學有興趣的學者而言具有參考價值，並很能啟發思考。